

说起隋代桥梁,人们知道河北有座赵州桥,那是存世最早的古桥。在微山县与滕州市交界的薛河上,也曾有一座隋代小石桥,位于微山县夏镇官口村村后,北岸是滕州张汪镇阎道沟村。这座隋桥曾在隋唐时代默默伫立百多年,守护着这方乡土。

薛河发源于山亭区的米山、柴山,自东向西流经滕州的羊庄、官桥、柴胡店、张汪4乡镇,从张汪圈里村入微山县,继续向西入江苏沛县的古泗河。近30多年,这条远古的河流已经干涸,只有暴雨时河心才存住一点水。滕州的河段宽200余米,微山河段宽百余米,荒草萋萋,萧条凄凉。薛河的历史无人弄清,《微山县志》《滕县志》皆不记载河的年代。薛河古属滕县,新中国成立后,河两岸属滕县专区,1953年建立微山县,上级将张汪西的薛河划归微山县。

1997年冬,微山县水利局进行薛河清淤,工程8里长,我当时在县文物管理所供职,知道河中曾发现唐代文物,闻讯工程开工,便每天骑自行车从县城赶12里路到工地,顶着北风也去,淋着冬雨也去,冒着大雪也去,唯恐推土机毁坏文物。河底出土了树木化石、更新世(第四纪的第一个世,距今约260万年至1万年)马牙,以此考证薛河河龄应该不止几千年,而是以万年为单位计算了。

1997年11月,随着推土机的隆隆声,河段内发现了商周残陶器,在官口村村后的河底出现一片方形、长方形石料,很像建筑石材。接着,黄沙中露出几块石碑、石塔构件和须弥座,我们陆续运回县城,清洗之后发现是隋大业二年和唐开元五年、六年、十四年、二十五年碑。隋碑的内容说,薛河水涨时冲毁旧桥,过河受阻,佛教信徒朱贵夫妇发动,多位信徒捐资建桥,积德行善,造福乡民。石桥建成,乡民感恩朱贵夫妇,便集资刻了一块造像碑立于桥头纪念,碑高1.5米,宽0.46米,文

曾跨越薛河百多年 隋代石桥：

□杨建东



薛河官口村出土的隋代造像碑



薛河河底出土的更新世马牙化石

字楷书,碑上部刻三尊佛像,主像朱贵。

4块唐碑有立式、横式,其中一碑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石碑是寺院用物,碑上介绍了河北岸陈村的伽蓝寺院周围的地理环境:“其地东邻薛国齐君礼客之方……前临薛水与泡

泗而同流却眺滕邦争长之名”,意为东边是古薛国,齐国国君看重田婴封其于薛国,寺院前就是薛水,转首北望,就是滕城,流传着滕薛争长的故事。《左传》记载此事,春秋时,滕薛二侯同时访问鲁国,二侯争首席,鲁隐公讲明道理让滕侯坐

首席,薛侯不悦。

1997年12月,河工工程竣工,考古工作也获得重要成果。通过研究碑文、考证石材,认定隋代佛教徒捐建的石桥应是简易小桥,从两岸向着河心筑土路,而后在河底砌筑石墩,在桥墩上平铺石板。石桥坚固,经常维护,一直使用到百多年后的唐开元年间又被修缮。不知哪朝哪代,乡民背井离乡躲避战乱、自然灾害,无人护理石桥,小桥坍塌损毁,逐渐被河沙掩埋,销声匿迹。残桥在河沙中静静沉睡了一千余年才被考古工作者唤醒,重见天日。

从出土的隋唐石碑、佛教石刻、僧人用品上得知,此地隋时属徐州留县,唐时属徐州沛县,河两岸村庄密集,土地肥沃,佛教盛行。开元盛世,广建寺院,到会昌年间,佛教势力庞大,占有大量土地、财力,还有武装,对朝政构成威胁,唐武宗于会昌五年灭佛,下令除保留几座大型寺院,全国的中小型寺院尽快拆除,僧尼还俗。薛河岸上的寺院被拆,石塔、石经幢、石佛像被砸毁扔入河中,石台阶、须弥座、石碑被抬到河中的隋桥上加固修缮了石桥。那几年,佛教受扼,陷入沉寂。武宗死后,佛教逐渐抬头,此地向西的夏镇、付村镇的河段曾出土北宋、明代的佛教碑刻、石塔,说明薛河两岸的宗教信仰一直不衰。元末,烽烟四起,百姓逃亡,明初中原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象。不久,山西洪洞的乡民迁徙来此,在薛河两岸立足安家建了许多村庄,也建了一些小桥,但无人知晓河底掩埋着一座隋代古桥。

薛河的60余件佛教石刻出土后,《考古》上曾发表了我撰写的发掘报告,但因读者面窄,微山、滕州、薛城的作者写薛河时皆不知河中出土的化石、文物,也弄不清河龄。我离开考古岗位十几年了,如今凭着记忆写下薛河掩埋的薛河文化,为那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隋代石桥注下几笔尽可能翔实的注脚。

【民间忆旧】

二月二的回忆

□许慎德

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的火炕头上就贴满了五颜六色的年画。

这是一种较为粗糙的木版印刷画,成本很低,几分钱一张,所以我们那儿称其为“小抹画”,意思是随便涂抹而成的画。它的主要用途就是让草木烟火熏得乌黑的老屋,在新年中显得有生气一些,新鲜一些。

你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年画,它虽然简陋些,但内容一点都不俗气。说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结晶固然有点夸张,但说它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一点都不过分。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年画每幅都是一个小故事,如八仙过海,哪吒闹海等让人百看不厌。

在这些年画中,我记忆最深的一幅是关于“二月二”的。画的大意是一个皇帝扶犁耕地,皇后娘娘提着竹篮到地头送饭,画的上方是一行字:“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爷使金牛,正官娘娘来送饭,天下大丰收。”当时,我很喜欢那画的内容,天下大丰收嘛,多好的寓意。但我很瞧不起那字体,歪歪扭扭的,真是大煞风景,可惜了那幅画。后来我接触了书法,才知道那字体是魏碑,民间有人能写成那样,真是藏龙卧虎。

不管童年的记忆多么遗憾,但是,这幅画让我知道了“二月二”是耕种的日子。

二月二,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但这一天一般在惊蛰前后,正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时候,所以这一天又叫“龙抬头”,古称“春龙节”。当然,十里不同俗,节日的名字及活动方式也因地而异,在我们莒北,就简单地叫做“二月二节”。

虽说二月二是耕种的日子,但这时候的莒北山区,还是天寒地冻的景况,所以耕种是不可能的。过去,这天我们就做几件事,收拾农具,吃糖豆,敲打房梁,在房前房后撒草木灰,在院子里“打囤”——一圈草木灰中间撒一些小麦玉米。

敲打房梁和在房前房后撒草木灰这两件事容易理解。那时候住的是百年老屋,夏天时常有蛇在屋子里或院落里出没,并时不时地从房梁上掉下些长脚蜈蚣或壁虎,女人孩子见到后吓得打哆嗦,每晚睡觉前都要在床上认真查看。“二月二打房梁,蝎子虫蜒不下墙”,所以敲打房梁和撒草木灰已成了心理安慰。当然,二月二驱百虫是祖制,在我国大江南北均有。明代《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二月二曰龙抬头……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

这里的“熏床炕,曰熏虫儿”跟我们的打房梁和撒草木灰是一致的。“谓引龙,虫不出也”是什么意思?原来龙是中国人的图腾,二月二在惊蛰前后,人们认为这天恰好蛰龙升天,龙是百虫之首,龙至则虫藏。所以撒草木灰的意思就是引龙驱虫。

打囤不用解释,就是盼着有个好收成。

为什么要吃糖豆?我们那里似乎没人知道。后来,我从许多朋友那里听到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武则天当了皇帝,玉帝很生气,下令三年内不许向人间降雨。司掌天河的玉龙不忍百姓受灾挨饿,违反帝谕私自降水,玉帝得知后,将玉龙贬下天官,压在山下,并立了一座碑,上写:“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来年二月初二,人们发现黄豆很像金豆,于是炒了很多黄豆,在院里设案焚香,供上“开花的金豆”。玉帝看到人间遍地金豆开花,就释放了玉龙。

这个故事很感人,我很想得到它的出处,但我翻阅了许多古籍,都没查到关于这个故事的记载。也许有人会说,杜撰的东西,你查古籍干什么?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的许多传说,都来源于生活,这是寻找中华文明的方法之一。

【老照片】

方荣翔来矿上演出

□蒲新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原淄博矿务局西河煤矿工会工作。那时每逢年节,煤矿会组织各种文体活动,活跃职工文化生活。我们先后邀请过中国实验京剧团、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国轻音乐团、省京剧团、省话剧团等文艺团体多次来我矿演出。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省京剧团来矿时结识的京剧艺术家方荣翔大师。

1979年春节期间,方荣翔率省京剧团百人演出团队来到煤矿。当时中越自卫反击战正在激烈进行,大师来的当天下午找到我,希望在演出期间每天给他送一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后来,我发现送去的报纸他每天都会认真阅读,十分关注前方的战事。

演出第四天,安排专场折子戏,其中有他和殷宝忠大师联袂出演的《将相和》剧目。中午饭后,剧团领导找到我说:“老方重感冒了,挺厉害,能否将晚上的《将相和》改动一下?”我答应了并马上去矿招待所看望他,他得知换节目之事后,坚决不同意,说“我就是来演戏的,一定要煤矿工人兄弟看到我的戏。这样吧,请你安排我到矿医院打个吊瓶,晚上不能耽误演出。”就这样,下午在矿医院打完吊瓶后,晚上他又出现在了演出舞台上。

1980年春节,山东京剧团第二次来矿演出,剧团提出演职人员到井下生产第一线体验生活,留下年龄较大的方荣翔、殷宝忠等老艺术家在地面组织慰问演出。我带领他们到煤矿区队办公楼、职工食堂和矿医院巡回演出。在矿医院演出时,方大师和几位老艺术家逐个病房看望住院的伤病员,并在两名高位截瘫工伤病友的病房里表演了《奇袭白虎团》中的选段。

第一次来矿演出结束前一天,大师找到我说:“感谢你对我的关心照顾,明天我们就要回济南了,我给你留张我的剧照做个纪念!”我双手接过照片,看到大师在照片背面特意写到:新章同志留念,山东省京剧团方荣翔送,七九年三月来西河。这张照片我珍藏至今。时光如梭,事情已过去近40年了,大师离开我们也已28年了,每当我看见这张照片,忆起这些往事,他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脑海里萦绕!

